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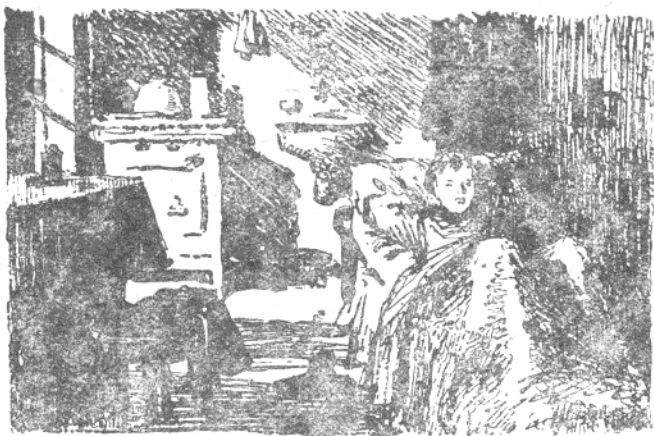
〔苏联〕格·诺伏格罗斯基著 洪风译

狄克的眼睛



DIK DE YANJING





第一章 当大家都睡着的时候……

黄 金 路

很想睡觉，可是睡不着。

狄克躺在折叠床上。房间里很暗。听得见爸的打鼾声和妈的轻声呼吸。小蓓蓓时时苦凄凄地呜咽作声。也许她正在做恶梦吧？不过她向来睡得很好，就是能睡。早晨闹得起劲——一忽儿就睡着了。白天也是这样。晚上呢，天刚断黑，她已经没有声音了。真叫人羡慕。

可他狄克却在吃苦头。有时候倒还好，有时候就不行，就象今天，

躺着躺着，老是不肯合眼。媽說这是神經关系。她說，紐約的生活，連小孩子的神經也受不了。她从来沒說过紐約一句好話。

这是因为媽是在农場里長大的。她住的屋子不在街上，不在城里，是在田野里。再过去一点，就是一片树林。那儿真是靜极了。那儿的空气也很清潔——沒有灰塵，也沒有煤烟。

哦，所以媽当然不会喜欢这儿的生活啦，在她看来，世界上沒有比紐約再坏的地方了。她說，在紐約待过，哪怕进了地獄，也象夏天在海濱浴場一样。

媽真滑稽啊！拿地獄来比紐約……地獄是地獄呀。地獄里的情形，狄克倒是知道一点的。去年，他們院子里来了一位中年太太，戴一付眼鏡，穿一双平跟鞋。她在院子中央一站，就拉起手风琴来。孩子們都跑来了，她就开始講什么魔鬼啊，地獄里的罪人啊，地獄里日夜火焰熊熊的爐子啊，后来她就叫大伙跟她一起唱圣歌。孩子們并不反对跟着手风琴唱上几声，可是紅毛头麥克却弄坏了事情。他打早晨起，就在院子里蕩来蕩去，因为他母亲打扫房間，不許他走进屋子。天气很冷，麥克冻得直打哆嗦。所以他就問道：

“那末，太太，地獄里很热吧？”

“象在火坑里一样，”太太說道。“真的，地獄就是个火坑。”

“能到那儿去就好啦！”麥克說，朝手上吹了口气。

这时孩子們都笑了起来，要那太太給青銅兒一个地址，到地獄去該怎么走法。“什么青銅兒？”眼鏡太太不懂。这时大伙又都笑了，指指麥克說：“这个就是青銅兒！”麥克生气地罵了一声。那位太太也生气起来，脹紅了臉，取下眼鏡說，他們都是坏坯子，惡小鬼，她已經看見他們

身上的坏人記号，說他們都要进地獄。

后来她走了，孩子就鬧着互相找記号。最奇怪的是：青銅兒的手心，里果真有一个紫色印記——一个骷髏头，下面交岔着两根骨头；还有个大大的“毒”字。

孩子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狄克呢，說实話，却在怀疑这是不是那眼鏡太太跟麦克搞的鬼，她是不是一个女巫呢？可是青銅兒當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橡皮图章。原来是他在前一天换来的。

于是孩子們都涌到青銅兒跟前，要他把这个怕人的戳子給大伙都盖个印。大家都盖在手掌上，契士的小弟弟却盖在額角上。开头他很得意，后来却大哭起来了，因为他害怕回到家里要挨罵。后来只得吐口唾沫使劲地擦，至少要把那骷髏头擦掉……

狄克逢到睡不着的时候，时常这样办的：想想这想想那，想完了又倒过来再想。这很有趣。譬如說，他这会儿想到了契士的弟弟。为什么会想起他呢？因为想起了青銅兒的图章。这图章又从什么事上来的？是从眼鏡太太說的坏人記号上来的。而他想起眼鏡太太是因为她講的地獄里的事。而媽却認為在紐約待过，哪怕进了地獄，也象夏天在海濱浴場一样。

这一切就是这样开場的：他开头想到媽，想到她到死也不喜欢这儿的生活。

可是媽也真古怪。这儿有什么东西叫她不喜欢呢？在她以前住的堪薩斯农場里，当然地方寬敞，空气又好。可紐約到底也不坏嘛。能住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，到底是好的！你瞧，各处街上有这么多人，——你走遍全世界，也不会在一个地方碰到这么許多人的。你瞧那些摩天

大樓——沒有再高的房子啦。還有地下鐵道，沒有比紐約再長的了。也沒有象紐約百老匯大街那種街道了。在百老匯，夜里比白天還亮呢。那兒的霓虹燈多得叫你眼花。汽車又是那么多！據說在紐約，每四個人就有一輛汽車。據說所有的紐約人，連老帶小，可以在任何一分鐘里，一起坐上汽車開走。城裏一個人也不留。

狄克試着想象紐約的人都走空以後的情形，可是立刻想到自己和他家裏的人：這有點兒不對頭，就拿他們戈登家來說，正好四個人：爸，媽，他和小蓓茜。他們四個也該有一輛汽車呀。可是他們沒有。那末，大家都走了，他們只好不走。可是格林家呢？格林家還該有一輛半呢，因為他們連奶奶一共有六個人。據紅毛頭麥克說，他們奶奶可不是肯留下來的人哩。契士家裏人也夠多，白弗蘭克家、黑弗蘭克家也一樣，還有同院的其餘那些孩子……可誰也沒有汽車。這是怎麼的呢？……

開頭狄克真是想不通，可是後來一想，汽車並不是真的每四個人一定有一輛。有的人沒有，有的人卻有兩輛，三輛，四輛。還有些真正有錢的人，他們的汽車間里，停著頭二十輛呢。他們早晨出去遊逛，乘一輛汽車，晚上乘另一輛，到城外去，乘第三輛，穿藍色衣服乘藍色汽車，穿棕色衣服乘棕色汽車，帶狗出去玩，有狗乘的汽車，派傭人去辦事，另有傭人車，廚師买东西，有專用汽車，另外還備著六輛給客人坐。就有這麼一大串。百萬富翁有什麼呢？百萬富翁是不在乎錢的。據說，小摩根〔注〕的地下室里，金子堆得滿坑滿谷。據說，如果他願意，他的金子可以做了金磚鋪一條路穿過整個美國呢。

黃金路——這真美啊！要是他狄克做了小摩根，就一定要造一條

〔注〕 美國的大財閥。

这样的路。

狄克在脑子里想象着这条大路，铺着亮晃晃的黄色金磚，还刻着花紋。磚头上一定要刻花，不能磨光，磨光了路面太滑，会出交通事故的。

他乘上他的汽車，駛上他的大路。路是金的，汽車也是金的——車廂是金的，駕駛盤是金的……至于輪子嘛，倒要考虑考虑：坐在金輪子上，准会顯得鼻青嘴肿的。这倒非用橡皮不可。

可是汽車喇叭倒毫无問題：喇叭这玩意儿，就該用金子做。契士是非常爱好音乐的，不久前他說要搞个乐队。原来他們的一切問題，在于他們不是百万富翁。要是他們有足够的錢，能給自己定制一套用純金做的單簧簫、長喇叭、小喇叭和橫笛，那末据契士說，那种音乐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是一种有魔力的怪音乐。人們听了这种金乐器的声音，一定会激动得直哭。

哦，汽車喇叭是象小喇叭或者橫笛这类东西呀。要是用金子来做，那末当他狄克开了車在城里兜风，一路按着喇叭的时候，走路人簡直会激动得号啕大哭了。

可是城里兜风没有意思——最好还是开到黄金路上去，一直向前飞駛……

风儿在耳边呼嘯，車子快得吓人，可是他已經习惯了。双手稳定地操着駕駛盤。脚擱在踏板上。一有什么事——馬上剎車。

喏，現在正好是这个情形：前面有拦路杆擋住去路。拦路杆漆着黑白条紋，但也是金的。就要有火車开过。

火車头呜呜叫着。旅客都从車窗里探出头来。他們說：“这是小戈登——狄克呀！这是鼎鼎大名的狄克·戈登呀！瞧他正乘了他的黄

金汽車，在他的黃金路上開呢。小戈登——狄克萬歲！狄克·戈登萬歲！……”

喀啦一聲！……小戈登躺着的行軍床，中間垂下去了。真該死！這張行軍床從來沒有行過什麼軍，可老是帶來一些麻煩。

狄克爬下床，站在冰冷的地板上把彎下的床腳拉正，不由得打了個噴嚏。馬上要用手帕。他伸手探到椅子上摸他的褲子，掏出手帕，順便也摸摸那一毛錢在不在。不錯，在袋里。嘿，這是他昨天弄到手的！

陰溝洞里的角子

狄克鑽進被窩，開始回想錢的來歷。事情也真巧，昨天他會這樣幸運地碰到一個人掉了一個角子在陰溝洞里。

一個角子——不是小數，有一毛錢呢。那人在包埃里大街上，狄克的前面走路，落下了一個角子。

狄克甚至沒有聽見它掉下來。當然，他本來是要走過去不管的。那個人也很可能罵了一聲，就走他的路。可偏偏他不這麼做。顯然，他認為與其讓這毛錢就這樣落掉，還不如對什麼人做件好事。這時正巧碰上狄克，就喊他說：

“喂，小傢伙，角子要嗎？”

“要啊，”狄克說。

“那就算我特地為你落掉的吧。滾在那兒陰溝洞里。……弄得起來就算你的……”

那個硬幣望得見。狄克向那好人道了聲謝，就動起手來。他知道該怎樣開始。這兒一切要靠繩子和膠姆糖幫忙。有了這兩件東西。把

洞里的角子拿到手就一点也不費事。

繩子倒有。正好这两天，他不知为什么把根繩子藏在袋里。胶姆糖却没有。可是有两分錢。

胶姆糖一分錢一片。狄克买了两片，一起塞进嘴里。

牙床啃得发痛，可狄克还是不停地嚼着……后来糖完全嚼烂了，他就从嘴里拿出一团粘滋滋的东西，貼在繩子上，用它来粘那一毛錢的硬幣。亏得附近沒有小孩子，——沒人打扰。大人呢，他們在旁边走过，都不注意他。

自然，警察是不会沒有的。有个警察正在包埃里大街上溜达，在阴沟洞前停下。他站在狄克身边，又高又大，身穿藍色制服，双手抄在背后。鈕子和带扣反射着阳光，活象几盞小小的探照灯。

狄克屈腿蹲着，怯生生地从下面对那巨人望一眼，可是决定不走开。說到头来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警察是沒有权利妨碍人們掙錢的。他狄克第一个瞧見这个落在洞里的硬幣，第一个在洞边想法把它弄出来，而且沒有人要他走开。他决不走，哪怕警察把总统先生带来。

事情沒有牵扯到总统先生。那警察显然决定不去麻煩总统。总之，他在狄克身边又站了两三分鐘，后来就什么話也不說，搖搖擺擺地走了。

誰知道呢，也許他在看着狄克的时候，心里真的在想，不該妨碍別人干的事。在紐約，人人都在想尽办法弄錢呢。

狄克望着警察的背影，直到有一群行人遮住了那高大的身材。警察各种各样都有。有的倒还好，很和气。有的可簡直不象人。好象一

架什么机器。記得他小时候，有两个穿藍制服的彪形大汉，一声不响地来到他們屋里，一声不响地把家里的东西往街上搬。狄克哭着，媽开头还沉着气，后来忍不住，就大哭大罵起来。囉，这些警察被大大罵了一頓！媽把他們什么名儿都罵到啦！恶棍，沒心肝的东西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話。

警察装作什么也沒听見，只是在楼梯上搬櫥的时候，讓櫥門朝下，叫下面的抽屜摔得粉碎，算是报仇。后来房間搬空了，他們对媽說：“走吧，太太，”就把門鎖好，把鑰匙交給了勃林克先生，这家伙現在也管着他們街上十二幢屋子，要是有人付不出房租，他連一个星期也不肯延期的。他会打电话給警察局，警察局就派警察来办事情。

一句話，狄克跟媽留在人行道上。媽在沙发上坐下，挽着他的手。

傍晚爸来了。他是看了广告到各处去找活儿的。他垂头丧气的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在媽身边一坐。可是媽懂得給他打气。她說：“哈囉，乔！你沒給我們帶一萬元錢来零用吧？”爸笑了笑，摸摸她肩膀。他說：“你真好，梅伊！咱們总得想个办法呀……”

后来狄克和媽到邻居家去过夜，爸仍留在街头，因为总該有个人看管这些东西。

第二天，他們把东西寄在熟人家，一家人东住一夜西宿一宵地过了十来天。后来才租到一間屋子，就是現在住的地方。房租是东借西挪凑起来的。再过了一陣，爸进了毛皮厂，家境才好一些。

可狄克还是不喜欢警察。他記得那两人把媽和他赶到街上时，他們那种石头般的臉相。警察一定是誰也不喜欢的。紅毛头麦克的哥哥，紅毛头朋，講起警察时说：“等到人家都长上翅膀变成天使的时候，警察可还是丑八怪。”紅毛头朋真会講話。經他这么一說，好象釘子釘在牆

上——一直留在脑子里了。

总之，那警察走了，狄克繼續粘着那个角子，开头很不顺手。粘在胶姆糖上的是一些香烟头、木片……

空忙了一阵，最后总算粘到了。

狄克把硬币放进口袋，心满意足的，回家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干了一桩好事情：花两分钱挣来了一毛钱。这比卖报上算多啦。卖报挣一个角子，要跑多少路啊。可是这儿呢：哪一会胶姆糖，在阴沟洞边忙一阵——转眼，一毛钱进了口袋！有些人就是专门跑各处阴沟洞，找寻洞里有什么好东西，这也许是值得做的一件事吧？他听说，这些洞里有时候会有人落下手表和戒指。表有各式各样的。戒指也有各种样儿的。万一有位阔太太，不小心落下个金链的金表呢，或者落下个大钻戒呢……那他就可以一下子拉出来啦……

狄克幻想着用胶姆糖来粘金表和钻戒，想入非非地想了一阵，翻上几个身，终于睡着了。

第二章 又幸运又不幸的早晨

手是自动洗干净的

第二天早晨，狄克醒得很迟。说实话，他很可以再睡一会，可是妈不让他睡。她抓住了他把他摇着，一直摇到狄克腿上抽筋，脑袋滑下枕头。

“神圣的哥倫布，[注一]！”妈说。“这小鬼想躺在床上享福享到中午

呢！他大概在等女佣人把可可給他端到床上来吧，他大概是把自己当作小洛克菲勒〔注二〕，以为他的背心口袋里放着二十万元錢哩。”

在媽提起哥倫布，說到女佣人和可可的时候，狄克装作还睡着。他死也不想起床。可是后来听到百万富翁洛克菲勒和背心口袋，就連忙从枕头下伸出那乱蓬蓬的脑袋。媽的話說到了节骨眼上：二十万倒不是二十万，可是錢他却弄到了一点。要不是她知道了吗？要不是那个角子落出来了嗎？

狄克伸手去拿褲子。他装作准备穿衣，其实在摸口袋。不，沒有問題，角子在那里。

这以后，他和媽之間发生了一場短短的激战。狄克拼命想再往床里钻，媽却毫不客气地把被头一掀，在他背脊下面啪的打了一下。

狄克愁眉苦臉地穿上袜子，一面听着媽的訓話：

“我要去了，听見嗎？今天我要早一点上工。你把床鋪好，喂蓓蓓吃粥。她快醒了。粥在燉鍋里——你热一热。然后拿牛奶給她。你自个儿也吃一点：有面包，糖漿。臉洗一洗，牙刷一刷。你現在老会忘記这件事。”

房門砰的一声。听得見媽登登登地下楼去了。地板上傳来了一股冷气。

狄克老老实实地动手做媽叫他做的一切事：把那床腿搖搖晃晃的行軍床折好，推在大床下面；床单、枕头和被放在大床上。这以后，就要做狄克不高兴做的那件事了：他走到水盆跟前（水盆和煤氣爐都在房間

〔注一〕 15世紀著名的航海家，发现新大陆的人。

〔注二〕 美国大財閥。

里)，开了龙头，小心地凑上手指。虽然他明知道这嘩啦啦地往水盆里冲的，不是热牛奶，是自来水，可是这玩意儿到底太冷啦。

看看水总是很有趣的。狄克缩开手指，神思恍惚地仔細看着龙头里出来的水流，后来觉得可以把它开得大一些。

狄克爬上板凳，踩上水盆，一手攀住管子，把上面总門上的圓柄旋松。水带着特别快車的响声轟隆隆地直冲下来。水盆下面的漆布一眨眼都濺湿了。只得关上龙头，拿抹布来揩地板。

在忙着跟水打交道的当儿，一双手自然而然地变得干干淨淨了。狄克看看洗淨的手掌，竟也觉得奇怪起来。至于臉呢，也不再存在洗不洗的問題了。有了这么一双手，臉再不洗一洗，那真是太見不得人啦。可他又 unwilling 把臉湊到冰冷的水里。媽在高兴的时候，是把水燒热了給狄克洗臉的，他决定就照媽这么办。

狄克就燒了水，倒在盆里洗臉。他看見自己手脚这样麻利，这样爱好整洁，心里很得意。渾身非常舒服。他劲头十足，甚至决定把牙齿也刷一下，可是忽然想到：第一，热水已經在洗臉时用光，第二，牙粉也只剩一点点了。要是媽不买一盒新的回来，明天她和爸都沒有东西刷牙了。这样他狄克是不答应的。他不替爹媽着想，这就不好。还是讓他不要刷牙吧。

煤 气 表 和 粥

狄克剛下定决心为爹媽牺牲，却听得蓓蓓哼起鼻子輕声打了个噴嚏，接着就大哭起来。蓓蓓一哭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要是不立刻逗她开心，她会哭上一个鐘头不停。

狄克就站在小床前，开始弹着指头跳舞，用手脚做出各种花样。这场舞跳得不坏。蓓茜不作声了，她笑了一笑，露出四个牙齿——两上两下。再过了一会，她高兴得放出一个鼻涕泡来。她的鼻子非常小，泡的样子却令人惊奇：泛着五颜六色的虹彩，在破裂之前胀到鸡蛋那么大。这可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哪！

这场舞一直跳到蓓茜完全乐开了，向那跳舞的人伸出小手。她想坐起来。狄克扶她坐起，拿枕头垫好，把一只被唾沫弄脏的橡皮牛拿给她。蓓茜用四个牙齿咬住厚厚的牛头。狄克擦掉额角上的汗，动手做家务事。要弄东西给小姑娘吃哩。

可是粥却热不成。他完全忘了那个该死的煤气表。忘了妈昨天没

拿一毛钱投在表里。一定是她以为在中饭以前煤气够了。可是煤气不够。这是他不好。他不该烧水洗脸。

狄克心慌地望着煤气表。

恶尽恶绝的机器！你拿一毛钱投进洞眼里，它就正好放出一毛钱的煤气给你。下回你不投钱进去，煤气就不出来。多刁滑的设计！在有富人住的那边住宅区里，就没有这种自动机。那儿的煤气表就是煤气表：煤气可以尽量用，按月付费。可



是在这儿貧民区里，那就不同了。住在这儿的多半是工人，煤气公司有它的算盘：工人今天有活干，明天没有。今天他们有錢买煤气，明天他們的口袋是空的。何必冒險呢？装个自动煤气表岂不更好？自动表是靠得住的东西，这东西欺騙不了，它一分錢也不肯賒帳。至于没有煤气人們吃不成喝不成，这可不干公司的事，与它无关。

这会儿狄克站在那綠色的搪瓷盒子跟前，盒子連着煤气管，旁边有一道槽可以投錢，他气得要命。原来这个表每隔一两天吃掉媽一个角子，还覺得不够。現在連他狄克的一点儿小錢也想拿去。昨天那么走运地从阴沟洞里弄到一个硬幣，放在袋里那么舒服，可現在却要无缘无故地把这最后一毛錢拿出来！不給蓓茜吃是不行的呀，再說，她本人也不会答应。

狄克心里直恼火，就掄起拳头朝煤气表打去。

这一拳打得真重。只听得机器里清楚地发出嘟嘟两声，突然間——这簡直是个奇迹！——这几乎完全熄灭的煤气，又烧起来啦。长长的淡藍色火舌，围住了燉鍋。噗噗噗！——粥象老头儿一般喘起气来。从那煮熟的粘糊糊的燕麦粥里，气呼呼地噴出一縷縷热气。

怎么回事？这个意外的幸运叫狄克高兴得摸不着头脑。一毛錢啊，幸运的一毛錢啊，好象又找到啦！

煤气还是燒着，燒着。只好把它关掉，粥已經煮好，火上沒有別的东西可以燉了。

花不完的銀元

狄克一面喂蓓茜吃粥，一面想着煤气表。这是怎么搞的呢？說不

定他袋里的錢，真的有点特別，是个有魔力的，念过咒語的錢吧？前几天，紅毛头麥克不是給他看过一本滑稽画报么，是在地窖里拾到的。滑稽画报，不是报纸，不是杂志，也不是袖珍电影。这种書在任何报摊上都买得着。不妨买一本来看看。書上几乎没有文字，只有图画。可是图画真多呵：一頁上就有二三十幅。你一幅幅看下去，就会有一个故事展开在你眼前，或是講一个江洋大盜，几十个偵探都捉不住他，或是講一个狠心女人，拿杀人当作乐事，或是这一类的故事。

媽不喜欢滑稽画报。她認為小孩子看了这种东西，天性好的要变呆子，本性坏的会变强盜。她說，麥克的哥哥朋·格林就是个例子。

可是狄克不同意她这話。第一，青銅兒的哥哥紅毛头朋还没有当强盜。他是个好小子，从来没有舍不得給弟兄們吃胶姆糖。第二，滑稽画报实在是一种有趣东西：拿到手里，不看到最后一幅不肯放手。

就拿紅毛头麥克在地窖里拾到的那本來說吧，也是这个情形，青銅兒把它帶到空地上来，大伙兒都一頁頁地翻着看。这本书上正好講到一个年輕的牧童，在大草原上发现一个被打死的人，手里还拿着一元錢。原来这不是一块平常的錢，是有魔力的，花掉了自己会回来。牧童就到处找寻那个被打死的人的妻子，想把拾到的錢交給她。他临时把这元錢借用了一下，不料这錢老是花不掉，兑了又回来，他就越来越有錢了。等到找到那个寡妇的时候，他已經是德克薩斯州一个最大农场的主人了。那女人呢，原来是州里第一个美人。牧童跟她結了婚，两个人騎上两匹駿馬，朝着大草原奔去。

这元花不完的錢一直留在脑子里。这会儿呢，想到昨天从阴沟洞里弄到的角子，狄克簡直渾身发热了。这不是事实嗎：他剛想把拾到的

錢投进煤气表，煤气表就自己活动起来了。也許就是这个角子作的法吧？也許他得到的一毛錢是有魔力的吧？

狄克激动得不得了。他已經觉得自己是个花不光的一毛錢的主人了。可还是没有充分的把握。煤气的事当然很奇怪，可这跟角子是不是真有关系呢？怎么来证实呢？滑稽画报上的牧童，倒真舒服。他买酒喝，买烟抽，还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把他那元魔錢到处乱花，而这元錢却每次都会回到他的口袋里来。也許可以試一下吧？譬如上胖子薩莉鋪子买一点糖漬香蕉，看看怎么样？

狄克瞧了蓓茜一眼：她怎么样，会不会鬧起来？

蓓茜一点也不注意哥哥。她正在玩自己的脚：一忽儿用手抓住，一忽儿放开，一忽儿捧到嘴边，一忽儿拉到一边。一面玩一面嘖嘖咕咕講着什么。

狄克毅然地把衣架上的帽子拿下，把通楼梯的門打开，却跟青銅儿碰了个面对面。原来青銅儿也正要開門，不过是从另一面开的。

两个朋友都不作声，互相惊异地望着。麥克先开口：

“你怎么听見的，狄克？我故意輕輕地上楼，想一下子敲門。”

“我沒听見你上来。”

“啊，怎么，沒听見……那末为什么開門呢？”

“我要出去。”

“哪儿去？”

“胖子薩莉的店里去。”

“媽叫你去的？”

“不……哦，是的……”

狄克猶豫起來了：要不要把魔錢的事講出來呢？可它是不是真有魔法，還是什麼也不知道呀。還是不講為妙。不過煤氣表可以講，煤氣表是挺有趣的事。讓麥克在這件事兒上傷傷腦筋吧。

可是麥克並沒有傷腦筋。狄克仍把帽子挂好，推說店里可以待會兒再去，接着就講起煤氣表的怪事，可青銅兒却只是輕蔑地聳聳肩膀，說道：

“有什麼希奇！……你怎麼，昨天出世的嗎？”

狄克不是昨天出世。那朋友的諷刺口氣使他也用諷刺的口吻答道：

“那末你怎麼，不投錢進去就有煤氣出來的煤氣表，你見得很多囉？”

這是一句很好的回答。青銅兒只得承認沒有見過這種煤氣表。可是他又立刻轉入進攻：
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，”他對狄克抬起那對閃着紅光的褐色的調皮眼睛，“你說，在表上打了一拳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打得重嗎？”

“不重。空手打在鉄上打不重。”

“走運啦！”麥克羨慕地說。“這是說你們的煤氣表，機器不大靈。可以以一毛錢的煤氣都放出來。”

“那末這會兒它能放多少呢？”狄克不懂。

“唉，你呵！……”青銅兒聲音里又有諷刺的口氣。“我說你是昨天出世的……你以為，在表里投進一毛錢，就能給足一毛錢煤氣嗎？”